

赴任长沙

第二天早上，邻船三人过来向张仲景表示谢意。那病人脸色还是黄黄的，但已不再感到难受了，他介绍自己姓王，另两位分别姓陈、姓李，然后恭敬地说：“谢谢先生昨夜救我危难，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在下姓张，名羨，南阳人氏。”张仲景为了不透露太守身份，便随意说了个化名。

“张先生是一位医师？不知要到何处行医？”姓李的那位询问道。

卫汛正要张嘴解释，被张仲景以手势制止了，笑着说：“我是一个读书人，略懂医理罢了。因向往湘江和长沙的风光，特意要到长沙走一遭。”

三人一听大喜，齐声叫起好来，姓陈的赶紧说：“我辈正是长沙的读书人，相约出来散散心，现正动身返回。先生到长沙，我们正好同行。”

三人执意邀请张仲景同乘一船。张仲景推辞不过，便搬了过去。开船了，三人和张仲景坐在一起，谈古论今，好不热闹。到了一段江面，江水碧波粼粼，两岸满是高达丈余的绿树，盛开着洁白的、淡黄的、粉红的、桃红的花朵，交相辉映，艳若彩霞。张仲景惊喜地指着江岸，刚要说什么，那位姓李的抢先地介绍道：“这叫木芙蓉，你们北方没有这种花吧？在百花凋零后，它不畏秋霜秋风，傲立枝头，色彩绚烂，多美呀！”

是啊，它不仅美艳好看，还能治多种病症哩！它的叶可作消肿解毒的外敷药，主治疮痈肿痛，兼疗烫伤；花可以作凉血止血药用。”

船在湘江中划行，又到了一处，两岸挺立着一丛丛竹子，高者如凤尾凌空，矮者似绿云铺地；有的置身平野，有的濒临水

边。船行近处，可以看到竹干竹枝上有斑斑点点的褐色花纹。陈生故意问道：“张先生，你可知道这叫什么竹？”

“这叫斑竹。”张仲景微笑作答，“传说古代圣君虞舜巡察南方时病死途中，葬于这附近的苍梧山。他的妃子娥皇、女英寻找到这湘江边，不见夫君，恸哭不已，眼泪洒在这竹干竹枝上，就形成了这斑斑痕迹，所以这竹又称湘妃竹。”

“说得是，说得是，张先生对我们这里的掌故如此熟悉，真是博学多才。”王生赞叹道。

几个人就这样沉醉在湘江的美景里，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天。船靠岸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逆水南行了。

（摘自《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张仲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有删节）

送红包

婆婆一次不小心摔倒，左大腿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这么大年纪了，已不适合手术。

我问医生，不手术那怎么治疗？医生的回答是，那就只能在床上躺几个月了。

刚好老公这段时间去安化扶贫点了，近几天都不能回来，我紧张得六神无主，看着病床上痛得嗷嗷直叫的老娘，我和小姑子急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尽力细心周到地护理，但看不到一点希望。

我到处找关系，联系同学朋友，都说我们住的这个医院的骨科就是全市最牛的骨科，蔡院长是骨科的一把刀。但蔡院长去外地学习了，要下一周才能回来。

那天一大早，一群白大褂来到婆婆的病床前，一位医生拉着婆婆的手说：“挨，你想手术？你不害怕吗？”

我婆婆一把抓住医生的手嚷着：“我不做手术，我不开刀！我要回家……”

我跟着查房医生来到医生办公室：“我找蔡院长！”

“你是26床的什么人？你确定要做这个手术？”其中一个白大褂迎着我的眼光。

“我是病人的儿媳妇，我知道手术的风险，前面医生已经跟我说了，我能当家，我签字！”我迫不及待。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我就来给你妈做这个手术。”哦！他就是蔡院长！

接下来，蔡院长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手术的细节，比如粉碎的大腿骨要全部取掉，代之以一根人造的大腿骨，两头要磨成合适的弧形，与上面的股骨头和下面的膝盖骨神吻合……

天啊，听得我得心惊肉跳，我虽然没有听懂医生说的许多内容，但我明白了手术的难度和复杂，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眼前的风险。

手术的前一天，趁蔡院长来婆婆病床前交代手术事宜的时候，我悄悄地把一个红包塞进了他白大褂的口袋里：“谢谢你，蔡院长，一切都拜托你了。”

“不必谢我，是你们的孝心，才让我有信心做这个手术。”

第二天，婆婆8点半被推进手术室，我们一直守在手术室门外，紧张得坐立不安，下午3点钟左右，手术室的门打开，医生叫26床的家属，我吓得汗毛根根立起，以为婆婆出了状况。

医生端着一盘子血糊糊的碎骨给我看了一眼，告诉我手术很顺利。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婆婆被救回来了。

那天，蔡院长带着一班人来查房，对一大群跟班医生和实习生说：“看看，多漂亮的伤口。”婆婆苍老的大腿上，一条近两尺多长的伤口，被缝合得严严实实。我暗暗地庆幸自己当时塞了那个红包，更庆幸婆婆遇上了这么好的医生。

蔡院长轻轻地拍着婆婆的大腿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挨，以后一定要拄拐杖哦，不能再摔了。”

第二天下午，我老公递给我一张缴费单：“蔡院长给我的。”一看数目，我就明白了，原来，蔡院长把我给他的红包，替我婆婆交了住院费。

吴灿娜（湖南长沙）

急救技能专项培训

6月3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卫健局联合芙蓉镇中心卫生院，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和州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来到芙蓉镇开展医旅联动急救技能专项培训。专家团队结合景区典型突发救援案例，详细演示心肺复苏（CPR）、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三大核心急救技术，同时针对游客常见的各种问题进行细致讲解。图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专家向芙蓉镇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现场教学。

通讯员 邹巧 摄影报道



以汗水换药水

清晨7时左右，我穿过湖南烈士公园去上班。年嘉湖的水面铺满夏日明晃晃的阳光，像一块块刚熔开的金子。

湖畔的树低垂着，叶子在微风中翻出银白的背面。树荫下，早已有了人影。

最先入眼的是一位老者。他站在一株歪脖子树旁，双手缓缓抬起，又缓缓落下，动作慢得如同湖水的微波。他的太极拳打得极轻，极柔，仿佛怕惊扰了水底游动的鱼儿。旁边不远处，三五个中年人正跟着手机里的节拍练习八段锦。“两手托天理三焦……”他们的手臂齐齐向天空伸展，像是要把那片炽热的夏云都托起来。

在年嘉湖的栈桥上，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站在亭子边，正对着湖水“啊啊”地吊嗓子。他的声音撞到对岸的林子，又弹回来。旁边有人笑他，他也不恼，

只说：“这一嗓子喊出去，浑身的暑气就都散了。”我驻足听了片刻，那声音里确有一种清冽的东西，像是把一夜的慵懒都淘洗干净了。盛夏的早上，即使7时也已有些热意，但他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反而显得精神抖擞。

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常说的一句话：“夏天是养人的季节，出透了汗，身子就轻了。”那时不懂，只觉得夏天黏腻难耐。如今看着这些晨练的人，倒有些明白了——他们脸上那种舒展的神色，不是空调房里能得来的。有位穿白背心的老人做完一套动作，用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自言自语道：“今早这一身汗，值。”旁边的人接话：“那可不，汗水换药水嘛。”两人都笑了。

太阳又升高了些，湖面粼粼的波光变得有些晃眼。锻炼的人们陆续散去，他们走路的姿态里都有一种特别的舒展，仿佛身体

里的每个关节都被晨光润泽过了。一位中年男士边擦汗边对同伴说：“明天还来，一天不落。”同伴点头：“得坚持，不然前几天的汗就白流了。”

那位吊嗓子的中年人说得对，这一口清气，千金不换。而我们在岁月里流过的每一滴汗水，原来都是在为身体积攒对抗时间的资本——健康从来不是天赐的礼物，它是每个清晨选择早起的决心，是手臂划出弧线时肌肉的苏醒，是一口浊气吐出、一口清气吸入的温柔交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那些汗珠滚落的地方，正悄悄种下未来某日不必端起药碗的底气。

我想，那些日日锻炼的人们，他们的身体力行，或许才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纪念。毕竟，最好的纪念碑，是健在的身体；最长的怀念，是好好地活着。

梁湘茂（湖南永州）